

# 你好,童年的年

胡美云



我不断地点头,抿着嘴唇。刚张开嘴想应一声,便一阵怕冷的风趁机溜到了我的嘴里,想钻到我肚子取暖。我闭上嘴巴,思绪也渐渐飘远了。我想起往年过年的时候,都是父亲一个人上街备年货。父亲也会给我们买头花,但父亲买的头花不仅样式一样,连颜色也全是一样的,毫无新意,所以并不讨我们的喜欢,连母亲也是嫌弃的,但父亲的辩驳却总是理直气壮:“一样的花多好看啊,这样她们三姐妹不用挑拣,也不用争抢,多好啊。”说得母亲竟也点头附和起来。

于是,同样的红头绳,同样的丝绳花,我和妹妹们戴了许多年。年前镇上的街道真是热闹,什么稀奇的东西都有,我小心地跟在父亲身后,时不时拉一下父亲的手,生怕自己走丢了。但又总是情不自禁地在一个又一个年货摊前停下脚步,已经走远的父亲便停下来着急地呼唤。那次上街,我买到了喜欢的年画,也买到了喜欢的头花,还为妹妹们挑了好多自认为好看的、不一样的头花。等到父亲手里的篮子渐渐装满了年货时,街上买东西的人也渐渐稀少起来,我的小

篮子里也装满了自己选的年货,父亲便带着心满意足的我开始往家走。回去的路上明显热闹了许多,不时会碰到同样上街备年货的邻居或附近村子里的熟人。大家互相打着招呼,偶尔停下来说几句话,响亮的问候声不时响起,中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笑声。雪天的路并不好走,但当时跟在父亲身后走得缓慢、走得艰难的我,却是那么开心。因为过年的热闹,因为买年货的兴奋,更因为父亲就在身边。不像如今,随着一年又一年年关的临近,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。

## 我们都曾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

林赐珍

傍晚到江边散步,来来往往间,瞅见一张熟悉的面孔,以前的邻居,她也正一脸兴奋地看着我。

“你也来散步!”她先与我打招呼。

一阵寒暄之后,我正想迈步前行,邻居大姐指着前方不远处一身着浅蓝色连衣裙的女孩,对我说:“那是我女儿,你记得吗,她已经出来工作了。”

我和这位邻居大姐先后搬离老街,至今应该有 30 年了吧,她有个女儿,我压根儿就不知情,更甭说认识了。不过她那副激动的表情立马拦住了我想脱口而出的话语,只是“哦哦”地回应着。

“你知道吗?”邻居大姐仍没有继续前行的意思,我只好继续站着。

“我常跟我女儿说起你。你那时只有四五岁吧,”她伸出比画了一下高度,“小小年纪就会煮饭,个子不够高就拿凳子垫脚。粥煮熟了,锅太沉,你就先把粥盛到碗里,然后把空锅搬到桌上,再把那一碗碗的粥倒到锅里……你还会炒菜,那葱头编得真是香……书又读得好……”邻居大姐旁若无人地细说着我的往事。曾经的我竟然能如此真切美好地留在她的记忆中,而且在她的心目中,我还曾经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“这没什么,这不是环境所迫吗。”我极力以谦虚的口气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激动。又是一番的夸奖和谦让,直至邻居大姐以那句“那有空到我家家坐坐哦”结束我们的交谈,我才继续散步。

邻居大姐口中的我的那段“辉煌的历史”,我自己能记得的也已寥寥。当年,外婆刚去世不久,爸妈都忙着上班,哥哥姐姐们也都上学去了。或许是觉得好玩,或许想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,也或许是明白该做点什么事了,孤单的我常学着大人的模样干点家务活,扫地洗地擦桌子,洗菜煮饭炒点菜。只是些琐碎的家务事,没想到竟能穿越时间的栅栏,鲜活地再现在他人的生活中。这也许就是缘分。

同楼层的一个邻居,每天傍晚都会陪他父亲在阳台上散步。父子俩一高一矮,要么“勾肩搭背”,要么手牵手。邻居是一路走一路絮絮叨叨的,他父亲只是一脸的微笑,一言不发。走累了,他们就坐在旁边的石凳上休息。邻居打开手机,特地点开歌仔戏,然后放在老人的身边,悠扬婉转的唱腔在阳台回响,引得不少人驻足。邻居有时也会帮老人梳梳头或剪剪指甲。我曾多次拿起手机想拍照,都被拒绝,“小时候他陪我,现在我陪他,这没什么啊”。

这确实没什么,但我每次遇到,心总是暖暖的,又酸酸的。

日常生活的每一天,我们都在做着该做的事。这平白无奇的每一天的那些事,却因为我们的用心,充实着我们自己的生活,也可能就此成为一道道光,铭记在他人的心里,在之后的某时某地丰盈了他们的生活,我们也因此成为别人口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生活,从不亏待有心人。愿我们都是生活的追光者、发光者。



那天搬家整理书籍时,不经意间,一摞用夹子夹着酷似小人书的“画册”悄然落地,我捡起来一看,原来是小时候我们热衷收藏的“烟纸”(本地话亦称“烟支壳”),那些撒落在时光深处的生活场景,便因“烟支壳”的到来而唤回,记忆闸门如潮水般涌来,曾经的过往,那简单平淡而不乏纯真快乐的流年岁月如约而至。

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,人们生活并不富裕,孩子们所拥有的玩具也不像现在各式各样,充满科技元素,除了学校发的课本之外,再也难得找到“一纸半字”了,“烟支壳”因其具有色彩艳丽、内容丰富、形体鲜明、时代感强等特点,吸引着我们的眼球。烟支壳上有文字,有山水,有桥梁,有花枝,有 人物……一张小小的纸片算是“图文并茂”了,它们兼具玩具与画册的功能,这难得的“宝物”,竟成了我们心中梦寐以求的“财富”,因为在当时孩子的眼中,所谓的“百万富翁”“千万富翁”“亿万富翁”就是由“烟支壳”数量的多少来决定的。

“烟支壳”见得最多的是娶新娘的时候,不管村里谁家办喜事,我们都乐意去帮忙,打扫地板、搬桌子、借东西……当然主人家不会要求我们要做这要

## 烟纸往事

曾创奋

做那的,其实我们心中更盼望的是每一宴桌席上的“烟支壳”,当主人将一盒又一盒的香烟发给客人后,我们就会得到“奖赏”——那些精美的烟纸。在小小的年龄里,我们明白了通过自己的劳动,能收获满足、收获快乐、收获美好。

伙伴中有顽皮的阿狗,他的爷爷烟瘾挺大,每天一包是常事,家里人往往买整整一条,共 20 包,为了尽早获得“烟支壳”,阿狗常常趁爷爷不注意的时候,将他新买的香烟包倒出来,又将烟支全部掏出,要了“壳”,溜烟就跑了。有时被爷爷发现了,爷爷就紧追不放,边跑边喊:“臭小子,给我送回来,给我送回来!”从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到空旷的田野之上,爷俩演绎着一出又一出“警察抓小偷”“老爷子追顽童”的“乡村大戏”,最后还是害得爷爷没办法,只能自做一个木制小烟盒来装被掏出的烟支。一次,阿狗家有客人到访,爷爷从木盒子里拿出烟支请客,客人问:“老兄,这香烟什么牌子的?”爷爷笑嘻嘻地大笑说:“孙子牌的。”

不管怎样,大家都各显神通弄来自己喜欢的“烟支壳”,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谁的多,谁的漂亮,谁的上档次。在谁也不服谁的情况下,我们就来个“斗蟾蜍”。

我们用“烟支壳”折出作为游戏战斗的双方。“蟾蜍”要怎么折呢?先折其头,几次斜折,斜折时要折得平整、对称,这样的头才会更挺直坚硬,战斗力才会更强,烟纸有着亮丽的色彩,这出来的“蟾蜍”有模有样、栩栩如生。我们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线,战斗的双方各据一边,用手扇风,用嘴吹气,双方“蟾蜍”后倒者为胜,由于我选的烟纸足够厚,像孔武有力的老虎一样,是战场上的“常胜将军”!

那时的纸烟盒商标图

案不像现在这么商业化,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暖暖的人情味。我印象最深的是“红梅”“芒果”“红山茶”“大前门”等。或许是烟纸上那漂亮的图案吸引了我,那就是我儿时脑海中最初的艺术”。我甚至觉得有的香烟名字背后会藏着一个美丽而浪漫的故事,比如“阿诗玛”“刘三姐”。那时也不知为什么,看到这样的香烟名和女子画像,总让我想起嫦娥。我觉得她们一定有着和嫦娥姐姐一样的仙气和美丽的神话传说。

而今,这些“烟支壳”让我一见如故,倍感亲切,重温曾经的童年生活,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!

## 郑志安书法：黑白流动的真谛

洪春锦



明白道理便能勇往迈进。

10 年之前,我还在报社做记者。当时,我想给志安兄做个专访,都已经约过他了,只是因为种种不巧,后来这个想法一拖就是整整 10 年。

其实,我与志安兄至今仍未曾谋面,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加了他的微信。在朋友圈众多的书法家当中,志安兄的字一直都给我留有特别的印象。志安兄的字,颇有“古”味。在他众多的临作里,以汉隶、草书居多。这些临作,与我所见过的其他一些书家之作大有不同,去掉了那些不必要的扭捏作态,笔墨里流动着一种真诚,散发着久远过去的古意。或隶或楷,或草或行,在他的自书作品里,也有着醇厚的古朴气息。

即使是他游走如龙的草书,也有别于时兴的精巧,乍看没有寻常夺人眼球的样式,细细审察方觉其妙,往往让人有种峰回路转、偶遇佳人的喜出望外,回味无穷。人即风格,我想志安兄在日常的生活里,应当也是个古雅的人。

志安兄的字,还有一种“大”的气象。在他的大幅书作里,不管是多字作品,或是少字、单字作品,常常四尺整张一挥而就,字里行间充盈着一种“大”的气象,淡定自若,快意抒写,笔酣墨妙之余,神完气足。

其实,志安兄的小幅作品,以及他的小字行草落款里,起伏飞扬的线条也传递着宽博、大气的信息。我想,这或许是他对汉隶、唐草沉浸多年之后的自然生发。一个时代的笔墨,自有一个时代的气息。汉唐书迹里,裹着猎猎酒风的豪爽,带着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气象,深入其中久了,自然而然要带着它的气质。

我觉得志安兄的字里,还透着一种“拙”的境界。中国书法有着很独特的文化追求,书写者在历尽千山万水般的大量临创之后,常常会在繁华阅尽处去掉多余的装饰,不自觉地去寻找一种大朴不雕的精神气质。

观志安兄书作,不管是笔法、字法、章法,抑或是墨法,处处都透着朴拙的痕迹。淡化了汉隶的燕尾,一横一竖收笔时的戛然而止,呆呆萌萌的结字,看似无意却妙境逃出的笔触、章法……志安兄的笔下,似乎已经在慢慢尝试去掉那些不必要的经营,回归到至拙天真的率意。这是一种复杂过后耐人寻味的单纯。

令人欣喜的是,我在志安兄的字里,还读到了一些浪漫。他总能把不同尺幅、色调、章法和诗文等元素,妥帖地统摄在他的笔下,一挥而就之时,文翰辉映,情境交融,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浪漫,正如那一句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,让人独立春风,遐想无尽。

志安兄的书作还很“时尚”,经常在朋友圈看他在做各种尝试。不管是写在德化瓷上的线条、留于包装纸箱上的墨痕,或是举起大笔快意“地书”的痛快淋漓,都是他不露痕迹的试探。

笔墨当随时代,时代亦要有它的笔墨。我想志安兄之所以不断折腾,他是在或轻或重地去敲击古老的书法之门,尝试着去激活一个沉睡的黑白世界的美梦,唤醒她,让她携着一身的素雅融入当下,更加美丽动人。

当然,我认为他的这种尝试,与一些哗众取宠、举止乖张的“先锋派”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不管走多远,志安兄仍深深地将笔墨扎根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,就像一棵千年老树长出了新芽,让人觉得自然、亲切、生机盎然,观之顿时心生欢喜。

我并非书法家,也并非书评家,只是一个长期爱好书法的学习者。但当我看到志安兄已经初具自家面目的书法时,仍不免要去看看、去思考,并有了与同好分享自己一点学习心得的冲动。“书者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我想,把书法视为平生志业的志安兄,一定会在山城永春的书斋里,勇猛精进,用他的才气与坚守,写出更加自在无碍、真诚感人的黑白境界。

### 书法家介绍

郑志安 字宥之,1985 年 7 月出生于福建永春。2011 年进修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泉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泉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会长、永春县书法家协会副会长。



空香万里闻 折扇